

随笔

读书帖

王祥夫

如果问我喜欢什么,对我来说,很可能就是读书。当然,吃川菜喝绍兴酒写小楷画兰竹也很愉快,但过后总觉空虚,都不如读书来得有滋有味宁静而充实。

读书无疑是一种自闭。试想孤守一室,面前只是书——这是一种说法。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读书,那么读书又是一种美好的自娱。当然这个自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,还得有书,书是对象,外边下着丝丝的小雨,有人撑着伞在雨中踽踽行走,而你却慢慢走进书页里去。这都是很愉快的事——这不仅仅是阅读一本书,而是生活方式之一种。

我认为读书和吃饭同等重要,吃饭是为了活命,读书又为了什么?读书破万卷,下笔若有神,若有神又有什么用呢?这是我常在想的问题。

读书和写作不同,写作起码要有一张桌子。对于我来讲,还需要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和一两盆花。我写作的时候喜欢有植物在旁边。绿色植物往往导我入宁静。读书则不必非要有一间书房,手携一卷何处不可展读。古人的“三上”我记不清了,大约是厕上马上和枕上。在马上读书我想是件危险的事,且又读什么书呢?读极正经的书,如“四书五经”,显然不行。读《史记》《战国策》似乎也不可能。我想也不过读些小词小令之类的东西吧。马上读书危险——1991年吃新鲜蕨菜的时候,我骑一匹红马从五台山上下来,山陡路滑,我一次次好像要从马头上翻栽下去,骑马下到山底心犹惶惶乱跳。

现代人往往难以想象古人的生活。比如顾炎武,他考察昌平一带山水,常常是要几匹驴子驮书。照我们想来,似乎是孤寂萧条。其实不然,那是一个小型的旅游团,起码要有四五匹驴子,一匹顾炎武骑,好几匹驮书,还要有驮粮驮茶具的。光茶具就有二十四件头,比如茶灶、茶盏、茶活、茶臼、拂刷、净布、炭箱、火钳、火斗、茶盘、茶囊,这已经是从简了。还要有驮换洗衣服的,还要跟一二仆人。如果顾炎武要在驴背上昂然读书,那一定要有人在前边牵定了驴子,绝不可能驴蹄哒哒信“驴”由缰。顾炎武想来个子很高,因为我记不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一双鞋子,足有现在的43号码大!想必个子也会有一米八左右。这么大的个子骑在小驴背上是不大舒服的。我想他在北京昌平一带考察山水一定是骑着马的,但在马背上读不读书这很难说。李贺是会骑在驴背上作诗的人。骑在驴背上吟诗,吟则容易记则难。古代没有金星牌自来水笔,吟出了好诗怕忘掉就要赶快下驴记下来。想一想,古人没有我们现在的方便倒有比我们大十倍的耐心!这一点令我惭愧而感动。古人的文章总写不长可能与书写工具有关,从这一点上讲,茅盾先生用毛锥子写完一部《子夜》真是令人起敬。古人的“三上”,最令人愉快的是枕上。我是喜欢躺在床上读书的,我爱人说我没骨头。我想人在不行走不劳动时没骨头也许是好事,很柔软地躺在床上全身心地放松,像鱼一样游到书里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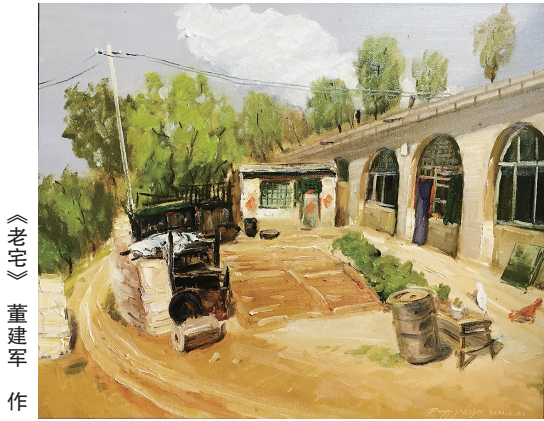
我很想找人画一幅“卧床读书图”,但分明很难画,反而会给人留下装模作样的坏印象。从事写作的人,大多是卧床读书派,写作时一定要腰板挺直,读书时所以必不能再这样,就像是弓,要一张一弛。许多人都认为写作是苦役,但我想十个真正的作家有九个都会喜欢伏案写作。因为写作的时候才是作家最愉快的时候。当白白的稿纸铺在你眼前,人物和场景慢慢在纸上浮现,那真会给人带来一种异样欢快的感觉。有人习惯于在家中熟悉的环境中写作,如作家李锐,有人习惯于在写作中听音乐,把声音放到最低,低微得好像是从星际传来。

写作的时候我真的离不开茶,一旦没茶我就六神无主。对于我来讲,有书,有纸笔,有好绿茶,就满足了。

每次回到村里,总要抽时间到古村落里转转、看看。不仅仅因为我出生在这里,生长在这里,更多的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牵扯着,走进这个荒废已久的地方。

古村落处于山沟里,建筑很有特色,窑洞都是依地势而建。打远处望去,从上到下分布至少有三层,错落有致。由沟里到沟外,至少有七八座院子宛若星罗棋布,从空中俯瞰是否如同天上的七星勺子,真不好说。

沟最里面的院子是一座四合院,它的北面、西面和南面是窑洞,东面没有窑洞,是第二座院子的后墙。长辈住在北面,也就是坐北朝南的正房,老大、老二、老三,三个弟兄的住房由东往西排列,没有按照中间为大,二三分列右和左的规律。北边住着成家的第二代人,南窑一般不住人,太阴了。第二座院子稍小,北面有三孔窑洞,两边的窑洞都有半个被东西两边的窑洞所遮蔽,显得昏暗,为了尽可能采到阳光,靠这两孔窑洞的地方分别砸了半圆形的窑洞,不能住人只能当作北面两孔窑洞的户外炉台和杂物间使用。院子的南面原来有房子,我记忆时没有了,估计塌了。这里也有一棵果树,名叫沙果树。第



《老宅》 董建军 作

三座院子也就是我家院子,村里人称圪台院,我出生之地。我家院子再往下走是第四座院子,也是我们村最好的院落,又高又深,堪称深宅大院。北、东、西三面窑洞,南面是厦,大厦是木质门窗,门楣上书“百忍堂中有太和”几个大字,此言还有上句:“一勤天下无难事”,颇显儒雅之风。站在我家院前,能把这座院子看得清清楚楚。

再往出走,依次还有第五座院子,第六座院子。第六座院子也不错,跟第四座院子有一比,也是有窑有厦。这些分布在沟底或者低处的院落,数我家院子的地

理位置憋屈。因为它和第二座院子之间有个明显的落差,这个落差造成我家院要修成上下两层,上院住人,下院喂牲口。院子上面的土崖很高很高,秋天要是下连阴雨,偶尔还会往下落土,这样的地理分布自然无法像别的院子那样形成四合,只能成为没有院墙的单边院。

曾经听爷爷讲过,这座院子很早时坍塌过,重修后才有了这样一个格局,之所以更早时候什么模样并不知道。我也问过父亲,父亲记忆中的院子就是我记忆中的样子。可见,历史还是蛮长的。

乡愁

院落

高海平

味道

吃来吃去

介子平



《彩笔花叶》 美兰 作

汤俊汤姆斯先生北人南相,其朔州腔的国语不及英语流畅。外语超母语,竟有这样的赛道。虽如此,没有说话夹杂英文词汇的显摆。

余自幼英文一塌糊涂,故对擅此技者,格外青睐,正如自己不会开车,难免对司机高看一眼。

2003年出版诗集《烟霏云敛》,责编建议页标处以英文显示,第一时间便想到请汤翻译。典故用实,字面以虚,诗集译出诗意,方为上译。清新秀逸、冲远和平、流丽精工、庄严奇峭,名家所擅,大家之所兼也;浩瀚汪洋、错综变幻、浑雄豪宕、阴廓沉深,大家所长,名家之所短也。中文如此,料英文或亦然。之后其因有牵挂而归来,尘满面,鬓如霜,最终落脚于学院。如今的学院,一位难求,在此立足,当不易。就其所识,应对教学,游刃有余。

交仁义士,食中西餐,其吃遍太原的打卤面,属食客中的上品。之前“涛涛面馆”,后来“大掌柜”,皆城内的网红打卡地。相见也无事,别后常思君,聚善成光,各自敞亮地活着,隔着远空,凭借余光能够彼此相望,清澈的灵魂,永不落俗。同庚加同道,且已到缅怀过去的年龄,难免话多,应其召唤,打车二十里,只为一碗面。绝非仅此而已,围拢一壶酒,顺便吹个牛,或夹杂几句锥人的金句,皆头破血流后的人生感悟,你的伤口,他人也会疼,却是出门即忘言,此为中年油腻的典型症状。所有经历,仅此一回,不及准备,业已结束,原来我们毕生的任务,便是做一个体面的普通人。生活的无聊,由无聊聊架,面馆里的几分薄面,真就无尚荣耀。

无端更渡桑干水,却望并州是故乡。吃来吃去,我发现汤兄依旧钟情油糕莜面羊杂割之类的雁北风味,设局面馆,不过迁就我的口好罢了。向下兼容,体谅每个人的处境,便是美德。

纪实

反正他往那儿一站,就自带气场,他当科主任的时候,很少要求这个要求那个,却没人敢偷懒。郝淑兰也说,王院长没退休之前,我们没事不去他的办公室。退休以后,很多年轻人都主动去找他,想跟着他学习。我问是拜师吗?郝淑兰说,也不是,中医师徒关系要求很严,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的,算跟师吧。

山西本地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归零以后,王晞星又回到门诊楼

302室出门诊,但戴着口罩。当然,他的徒弟南晓红和跟师学生也戴着口罩,诊室外排着长队的患者也戴着口罩。一位老太太坐着轮椅进来,进门便大声问道,王院长,还记得我不?王晞星笑一笑,

你嗓门那么大,怎么能不记得?中医回头病人多,疫情暴发期间,大家都宅在家里,医院如今回归正常,见面如此打招呼,多少有些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当然,也有欢喜。

王晞星记忆力好,触觉更好,他的手机常年处于振动状态,他用坏的手机都是振动出了毛病。王晞星出诊时把手机往旁边一扔,不愿受到任何干扰,但手机每次振动他都能感觉到。不过,王晞星最好的还是觉悟,他告诉我,看病是有节奏的,一旦打断,需要重新看三四个病人才能找回来。王晞星每周二、四、五上午出门诊,需提前半月预约,每次网上放号80个,都是秒光。王晞星每次出诊至少五个小时,诊断不会少于

山西教育出版社

84

赵树义 著



《经络山河》节选

90人,多时超过百人,这额外超出的部分都是外地的。外地人看病吃住开支大,王晞星将出诊时间延长到中午一点多,这延长出的时间便是留给他们的。王晞星每次出诊都带六七个学生,有负责先期“闻、问”的,有负责写方子的,有负责留存资料的,而他只管坐镇中军帐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84

毕星星 著



《河槽人家》节选

卖羊肉泡馍的师傅要制住偷碗,想了个招儿,吃泡馍先交押金,每一碗五毛。吃完交碗,见碗退三毛,等于还是两毛钱一份。

摊主发现,原先有人偷碗,碗越吃越少,自从预交押金以后,碗是越吃越多。大海碗啊,这里头有什么蹊跷?泡馍师傅实在摸不着头脑。

只有庆和心里明白。原来就在镇东头,一家杂货铺就卖钵碗,两毛钱一个。庆和到那头两毛钱买一个碗,拿到羊肉泡馍摊子上,假装吃完了退碗,一个碗退三毛。庆和不假地退碗,那个羊肉摊子的海碗当然越来越多。等到摊主明白过来,已经一年多过去了。大家知道了这个秘密,可事情都过去了。庆和退碗,一个碗白挣一毛。摊主见了庆和,笑骂一声你这个挨刀子货,也不纠缠要账。

懒汉庆和,酒鬼庆和,旧社会,他踢踏了光景,新社会,他又懒又馋,人见人讨厌,可谁也没治。地主富农,还能狠狠地打击,他是贫农,游手好闲,占个小便宜,也上纲不到社会主义资本主

义那些大问题上,人们或者鄙视,或者羡慕,庆和就在大家复杂的目光里,品尝着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在老家,庄稼人有一种人生哲学,“能受活,紧受活,哪怕只活一晌”,“骑个毛驴拄个棍,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”,庆和就是这样的人。庆和自己也经常骄傲地炫耀自己会享福。不过,只顾自己享受,不管旁人顾不上,在老百姓眼里,总归还是不好。这是那个年月里的三观不正吧。集体化那几十年,农民日子都难过。那个年月,庆和能不管不顾,把那么一点点享受弄到极致,庄稼人里头少见。

不管哪朝哪代,好吃懒做总归招人讨厌。勤劳节俭,也一直是乡村崇尚的好品德。

随笔